



通俗文藝叢書

李有才板話影調

胡青編
東北書店印行

李有才板話影詞

胡青著

東北書店印行

目錄

第一場	聚會	(一)
第二場	打虎	(一六)
第三場	大地	(二五)
第四場	驅逐	(三六)
第五場	腐蝕	(四七)
第六場	組織	(五六)
第七場	鬭爭	(七八)
第八場	總結	(九〇)

李有才板話影詞

第一場 聚會

(出小福和小福的表兄)

小福 家住槐樹底

表兄 來訪閭家山

小福 我小福

表兄 我柿樹窪人氏

小福 表兄！今天是正月二十五添倉的日子，大家沒什麼事幹，我領你去看一個新鮮人物吧！

表兄 什麼樣的新鮮人物呢？

小福

提起話來長了，你去一看便知。我先給你講說講說也好。

閻家山有個外來莊稼漢

這個人現在年長五十春

李有才外號叫做氣不死

沒有地給人放牛度晨昏

夏秋裏帶給村裏看莊稼

他本是沒有家眷光棍人

他常說自己吃飯一家飽

小板凳不怕餓死好鎖門

他本有一座土窯槐樹底

原有那三畝好地歸別人

那本光押給恒元閻財主

到如今只有土窯可容身

李有才從來會說開心話

所以說他又可笑又可親

晚飯後沒有他就不熱鬧

他說話管保叫你笑破唇

他還有特別本領編歌子

他編歌不管啥事與啥人

表兄

啊！說來這位李有才就是十六唱焦光普的那位？這倒要去訪訪。他都

編有啥歌，先念念聽聽。

小福

歌子多了，只是順口唱，不帶腔，在閻家山叫『順口溜』，聽說別處

也有叫『快板』的。比方說西頭老尸主閻恒元，在抗戰以前年年連任

村長，有一年改選時候，李有才給他編了一個『順口溜』。（快板）

表兄 小福

村長閻恒元，一手遮住天，自從有村長，一當十幾年。年年要投票，嘴說是改選，選來又選去，還是閻恒元。不如弄塊板，刻個大名片，每逢該投票，大家按一按，人人省得寫，年年不用換，用他百把年，保管用不爛。

（笑）哈哈！新鮮，新鮮！

還有呢，恒元的孩子是本村小學教員，名叫閻家祥，民國十九年在縣裏簡易師範畢業。這人長的不好看，臉像葫蘆瓢子，說一句話，眨十來次眼，一肚子骯髒計，誰跟他共事也得吃他的虧，李有才叔也給他編了一段。（快板）

鬼眵眼，閻家祥，
眼睫毛，二寸長，

大腮蛋，塌鼻梁，
說句話兒眼皮忙。

兩眼一忽閃，

肚裏有主張。

強佔三分理，

總要佔些光，

便宜佔不足，

氣得臉皮黃，

眼皮一擠嘴一張，

好像母猪打哼哼！

（大笑）哈哈！有意思，這個人咱可得看看去。

小福 走咱們就看看去，想有才叔也該吃過飯了。

表兄 走走。

小福 正是：添倉無所事

表兄 前去訪有才（同下）

小福

有才

(出李有才)

放牛看莊稼。土窯把身安。我李有才，原籍大名府，父母逃荒到閻家山，早已去世。我孤零零一個人，真是『自己吃飽一家不餓』。家本窮困倒也沒什麼掛慮。只是給人家放牛，夏秋看青，賴以糊口。家裏只有老槐樹底下這一座土窯，便好在土窯裏安身。提起『老槐樹底下』也真是叫人又氣又恨哪！

閻家山這個地方真古怪。東頭的老槐樹底是雜姓。要說來這裏的人只兩輩。外來的住戶別人不注意。本地人起些乳名加個小。我的家原籍本是大名府。正是我用完晚飯閒思想。

(出小福、表兄)

小福和表兄來在李家園

村西頭磚樓瓦房本姓閻
都只是土窯把身安
老字輩小字輩受貧寒
只是把老字在姓上邊
閻家人都用官號把名傳
起乳名不用小字兩樣般

有才叔吃完飯了？表兄！這就是我們這裏的有才叔！

（有才點麻油燈）

有才 坐炕坐炕！這是那裏的客？

小福 是我表兄，柿樹窪的！

表兄 不算客，不算客，我是十六晚上在這裏看戲，見你老叔唱焦光普唱的
那樣好，想來領教領教！

有才 （一笑）你村的戲今年怎麼不唱了？

表兄 早了貨不下箱，明年才能唱。

有才 這焦光普雖說是個丑，可是大腳色，唱就得唱出勁來。（舉起旱烟袋
當馬鞭子，坐着掄打起來）一出場，噹噹噹噹噹令×令噹令×令……
噹令×各拉打打噹。

（小順拿糕上）

小順 慢着老叔，防備把鐮打破了。老叔！今個添倉，我爹請你嚐嚐我們的
糕。

有才 你們自己吃吧！今天煮的都不多。（接過）你們也嚐嚐吧！

小福 不不！

小順 不多吧，總不能像啓昌老婆，過個添倉，派給人家小旦兩個糕。

小福 雇不起長工不雇吧，雇得起管不起吃？

有才 啓昌也還罷了，老婆不是東西！

表兄 那個小旦？就是唱國舅爺那個？

小福 對！老得貴的孩子給啓昌作長工。

小順 那可比他爹那人強一百二十分！

有才 那還用說！

表兄 老得貴怎麼？

小順 那是有歌的。（快板）

張德貴，真好漢，

跟着恒元舌頭轉，

但元說個長，

得貴說不短，

恒元說個方，

得貴說不圓，

恒元說砂鍋能搗蒜，

得貴說搗不爛。

恒元說公雞能下蛋，

得貴說親眼見。

要幹啥，就能幹，

只要恒元嘴動彈。

表兄（大笑）哈哈！嘻嘻！

小順你笑什麼？得貴的好事多着哩，那是我們村裏有名的吃烙餅幹部。

表兄還是幹部啦？

小順農會主席，官也不小。

表兄怎麼說吃烙餅幹部？

小順提起來話長啦。（唱）

我村閭家山 與衆不一樣

先得麵十斤 豬肉八十兩

誰要有事情

在場每個人

公所去講講

先把烙餅噲

表兄 菜要一大碗 吃完把理講 得貴領一份 上下挑又搶
 小順 我村八年前 吃喝不許講 吃早改了樣 這村真怪哉
 就怪老恒元 吃喝他總講 他要歸了西 保管就改樣
 烙餅吃不成

(出老秦、小元、小明、小保)

衆人 衆人前來訪

小元 大事情！大事情！

有才 什麼，什麼？

小明 老哥！喜富的村長撒差了。

小順 (跳起) 真的？再唱三天戲！

小福 我也算數！

有才 還有今天？我當他這飯碗是鐵箍箍住了！誰說的？

小元 真的！章工作員來了，帶着公事。

表兄 你村的人跟喜富的仇氣就這麼大？

小福

那也是有歌的。(快板)

一隻虎，閻喜富，

吃吃喝喝有來路：

當過兵，賣過土，

又偷牲口又放賭，

當牙行，賣寡婦，

什麼事情都敢做。

惹下他，防不住，

人人見了滿招呼。

你看仇恨大不大！

(笑)哈哈……

表兄
小明

柿樹窪的客，你是不知道哇！

叫客人其中之事你不曉。

抗戰後趁着兵荒與馬亂

有恒元老不該死撐腰眼

他念的歌子還是說從前

他搶了村長可更不非凡

啥壞事他也可以做得全

屁點事也要弄到公所去
花了錢買服不住他的心
說叫誰傾家敗產沒法治
東頭人若是進了村公所
還得要三天兩頭出差款
姓閻的四季不見攤一次
誰不是荒了田園被支使

桌面上吃飯袖裏過錢
還得要捆捆打打受煎難
老恒元賤錢二百買房田
誰人敢向前邁步到桌邊
誰敢問人家派的什麼錢
有差事就到東頭來麻煩
壞透了這個傢伙壞透天

有才 為什麼事撤了的？

小保 這可不知道，大概是縣裏從票數裏調查出來的吧！

有才 先撤了差放在村裏還是大害，甚麼時候毀了他才能算乾淨，可不知道縣裏辦他不辦？

小保 只要把他弄下台，攻他的人可多了！

（內有人喊）

內喊 明天到廟裏選村長啦！十八歲以上的人都得去……
小福 是得貴！還聽不懂他那賤噪？

（得貴上）

得貴 明天到廟裏選村長啦！

有才 哦！請坐！

得貴 這裏倒熱鬧，省得我跑。明天選村長啦！凡年滿十八歲者都去！（低

聲說）老村長的意思叫選廣聚。誰不在這裏，你們晚上告訴他們一

聲。（下）

小順 吃烙餅去吧！

小元 吃屁吧！章工作員還在這裏住着啦！餅，恐怕烙不成！

老秦 人家聽見了！

小元 怕什麼？就是故意叫他聽啦！

小保 他也學會打官腔了，『凡年滿十八歲者』。

小福 假大頭這回要變真大頭了！

表兄 誰是假大頭？

小順 這也有歌：（快板）

劉廣聚，假大頭，

一心要當人物頭，
抱粗腿，借勢頭，
拜認恒元乾老頭，
大小事，強出頭，
說起話來歪着頭。

從西頭，到東頭，
放不下廣聚這顆頭。

念歌你就清楚了。提起西頭的人來，沒有一個沒歌的，連那一個女人臉上有麻子都有歌。不只是人，每出一件事，隔不了一天就有歌出來了。有我這位有才老叔，你想聽歌很容易，要多少有多少。

我看咱們也不用管他村長的意思不意思，明天給他放個冷砲，湊上一夥人選別人，偏不選廣聚。

不妥不妥，指望咱老槐樹底人誰得罪起老恒元？他說選廣聚就選廣聚，瞎惹那些氣有什麼好處？

小元 你這老漢真見不得事，只怕柿子葉掉下來砸破你的頭，你不敢得罪人

老秦

小元

小元

小順

家還不是照樣替人家文差出款！
你說的對，你說的對呀！

小元
小福
小明
有才

這一回咱們真該扭扭勁
如果是再來選上劉廣聚
依我說老槐樹底窮光蛋
就是說一些事情辦不好
對對對依我說來選小保
依我說要選小明票更全
大場面還屬小元說話好
大家聽我來說句公道話
可是他老弟恐怕不能辦
跟着那恒元一夥來辦事
小保弟外邊走的不在少
却只是一家總有五六口
依我說小元可以去辦事

想着法不叫廣聚來當權
仍然是不出恒元兩手間
這一回應該出頭露面顏
也強似撻在牠們腳下邊

倒不如大家一齊選小元
要是選小明老弟票不難
他這人太好太直沒轉灣
就恐怕不如人家心眼全
領過羊又能寫字打算盤
只靠他一人吃飯難顧全
叫小保帮他記賬寫公函